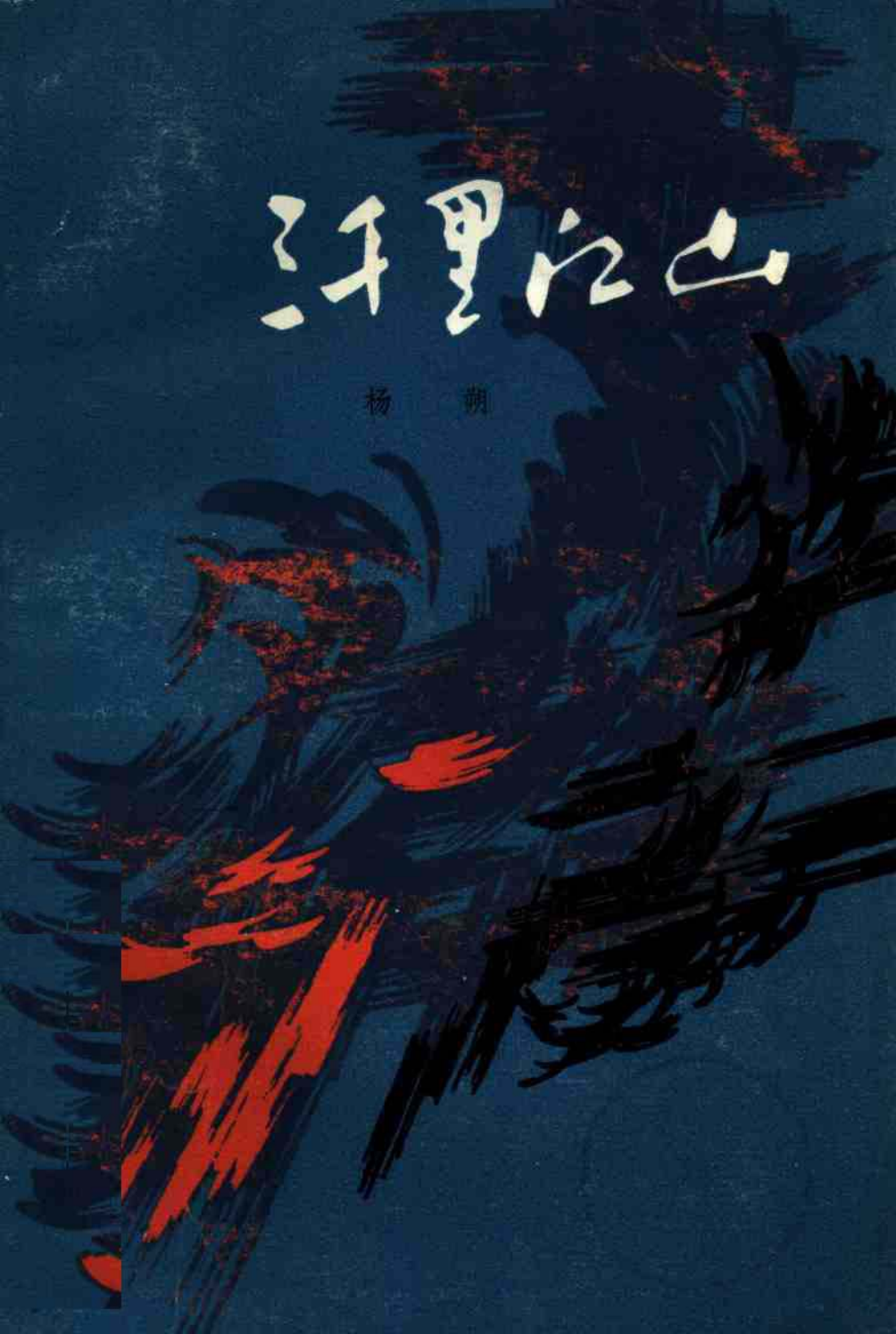


汗里江山

杨 朔



三千里江山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121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5 $\frac{1}{2}$ 插页2

1953年3月北京第1版 1960年7月北京第3版

1978年6月湖北第24次印刷

书号10019·184

定价0.41元

几句表白

自从一九五〇年冬，中国人民志願軍来到朝鮮后，我們曾經多少次為他們所創造的功勳歡呼萬歲。勝利自然鼓舞人，但更鼓舞人的却是那些各色各樣創造勝利的英雄。一年多來，我幾乎一直隨着中國鐵路工人組成的志願軍一起行動，見到許多人。這些人平平常常、樸樸實實，不失勞動人民的本色。但他們每人有每人的生活，每人有每人的家庭，每人有每人的來歷。是什麼力量促使我們的工人丟下就要結婚的愛人，參加了志願軍？撇下死而未葬的父親，來到朝鮮？離開妻子、兒女以及和平的生活，投到最艱苦的戰爭里去？在他們靈魂深處，閃耀着一種光芒。這是種愛。他們愛祖國，愛人民，愛正義，愛和平。為了這種愛，他們犧牲了個人的幸福，個人的愛情……有些同志甚而獻出自己最寶貴的生命。世界上還有比這種愛更偉大的么？我想寫的就是這種愛。

這是我這篇故事的經緯。

還有條緯綫。中朝人民在共同命運下，共同戰鬥里，年深日久用鮮血結成的生死交情，將要更發展，更牢固。

現在是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深夜三點，附近轟炸正緊。我住的朝鮮小茅屋震得亂搖亂晃，紅光射進門縫。轟炸過後，我走出

屋去。月色很靜，远处一只布谷鳥不住叫着。正是插秧的季节，几天光景，滿眼的水田都插齐了。什么暴力也破坏不了我們的生活，什么工作都在正常进行着。我就在这种情况下里写完我的最后一个字。但我并没写出人物事情的万分之一啊！我写着写着，感到自豪，自豪于我們有这样的人民；我也苦惱，深深地苦惱，苦惱于我的笔太笨，表現不出我們人民的英雄性格。饒恕作者吧！是我損害了我們人民应有的光彩。

感謝曾經帮助我的同志，就讓我把这本书献給我們所有的中国人民志願軍。

头

一九五〇年秋八月，北朝鮮一家庄戶人的后牆根開着一種花，一叢一叢的，花瓣是紫紅色，類似玫瑰。秋令風露大，天天早晨，那花瓣上挂滿露水珠，順着花鬚往下滴，新鮮透了。

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孩掐了枝花，跑着叫：“爷爷，爷爷，這叫什麼花？我怎麼不認識？”

爷爷足有七十歲，鬍子雪白，穿着件對襟白袍子，迎面結着飄帶，頭上戴着頂黑色的“坎頭”^①帽，看上去，倒像中國古畫上畫的人物。老人背着手，慢慢笑道：“別說是你，連你媽也叫不上花名來。這叫無窮花，四十年前，朝鮮遍地都是。”

小孩的媽媽是位性格溫柔的阿志媽妮^②，手拿着鐵耙，正在當院晾着一堆黍子。黍子新割下來，有股青氣，像是魚腥。听了老人的話，阿志媽妮柔聲說：“記得先前我問過你老人家，你也說不知道花名。”

老人勾起舊事，搖頭嘆氣說：“噫！先前怎麼敢告訴你？怕你們年輕人不知輕重，說漏了嘴，會送了命。”便念出首古老的歌子：

① 坎頭，朝鮮一種帽子，黑紗做的，古時封建官僚才能戴，現在一些老年人也戴了。

② 阿志媽妮，朝鮮語，大嫂的意思。

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
三千里錦綉江山，
無窮花开在东山
华丽的朝鮮。

原来朝鮮是个半島，多山多水。著名的有五大江，六大山。五大江是鴨綠江，圖們江，大同江，汉江，洛东江。六大山是白头山，金剛山，妙香山，智异山，太白山，汉拿山。古时候，朝鮮还是个封建王朝，曾經拿無窮花当国花。其实人民倒更喜欢春天漫山开的金达菜花。不过無窮花开的最旺，一个骨朵連一个骨朵，开起来沒头，从六七月一直能开到秋末，長的又潑，随便掐一枝插到泥里，就活了，所以繁生的遍地都是。

二十世紀初，日本吞并了朝鮮，这个白衣民族从此便失去自由。日本凶手因为無窮花是那旧王朝的国花，見了就砍，私自种的还治罪，于是遍地的無窮花差不多砍的溜光，都当柴火燒了。

那小孙子听着爷爷这些不好懂的話，瞪着黑溜溜的小眼問：“砍光了怎么咱家还有？”

爷爷理着白胡子笑笑說：“就是这話呀。他們連花木都砍不完，还能灭了咱朝鮮！日本人不行，美国人也是做梦。这許多年来，你爷爷的心都磨硬了，不知見了多少好人，一个倒了，一个又上去，跟日本人拚死拚活的！你爸爸就是一个。……”

老人說这話的当兒，美国凶手正从日本手里接过屠刀，踏着日本僵尸走过的死路，想从南朝鮮往北杀，哇哇叫着：“三天打到中国去！”

小孙子歪着头正出神，听见門外另一个小孩叫他的名字：“將軍呢！將軍呢！”便咬着那枝花，跳跳蹦蹦跑了。

老人拄着拐杖，挪挪擦擦走出去，兩条腿像木头一般硬，不

大会打弯。秋季雨水勤，飘飘洒洒的，净连阴天，下的人浑身又湿又漉。今天好不容易碰上个晴天，满眼明晃晃的太阳光，特别干爽。老人变精神了，顺着脚往里委员会①走，想去探听探听前线的消息，没进屋先听见里边又说又笑，又唱又乐。门口挤着堆人，踮着脚尖看热闹。屋里挤的人更多，满登登的，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。炕当间放着几张小桌，摆满酒菜。里委员长②蹲在桌子前，擎着酒盅，挨着个向大家敬酒，说些壮行的话。

小孙子将军呢从人群的大腿缝里钻出来，抱着爷爷的拐杖说：“爷爷，爷爷，我也要当兵去。”

爷爷说：“别胡缠！你还没有枪高，怎么能去？”

将军呢仰着又黑又亮的小脸问：“那么几时才让我去？”

爷爷笑着说：“等长大了就让你去。”

一群青年妇女堵在门口，拍着手笑。屋里有人喊一声：“为了三千里江山！……”门里门外都跟着喊，震的爷爷那颗老心乱颤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爷爷活到七十岁，见的多了，今儿眼见这群好青年又要为朝鲜的自由去作战，不觉想起儿子，想起当年的日本人。这三千里江山已不再是孤零零的半岛，而是保卫人类和平的前哨。开遍整个江山的也不再是旧日王朝的无穷花，而是人类历史上万古长春的英雄花。

第一段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且说那三千里江山的尽北头紧连着中

① 里委员会，相当于中国的村政府。

② 里委员长，相当于中国的村长。

国边境，中間隔着条鴨綠江，水又深又綠，流子又急，五冬六夏，水面激起一片波紋，碧粼粼的，好像魚鱗。江上有座花欄大鉄桥，橫跨兩岸，也跨在中朝人民的心坎上，把兩國人民的生活連成一條鏈兒。北岸中国地面，离桥不远，住着家老鉄路工人。这人名叫姚長庚，四十左右岁，在鉄路上干的有年数了。他有个老伴，还有个閨女，叫姚志蘭，也在鉄路上做事，当電話員。解放以前，姚長庚一直是个养路工。解放后，新来的局長武震見他为人耿直，懂的事多，又肯出力，一步一步往上提他，眼时提成工务段長了。

姚長庚是个久經風浪的人，多少年来，雨淋日晒，臉比石头还粗，眼像瞌睡似的，老麻搭着，輕易不笑。生人乍一見他，多半不喜欢他，私下会估量說：“这家伙，怎么这样倔？”一般熟人又是种看法，背后常常議論說：“要論人家姚大叔，老成持重，又有骨气，可是百里挑一。”

說他有骨气，是指着件事，他老婆姚大孀对人嘮叨不止一次了。原来姚長庚上鉄路前，靠着耍手艺吃飯，盖房子，当油漆匠，跳跳蹦蹦的，混过許多营生。早年伪滿时候，他替日本人打夜班盖楼房，有个日本监工的性子惡，拿着把小錘，看誰不順眼就是一錘子。正赶上六月天，大家脫光膀子，汗順着脊梁往下直淌。姚長庚正和洋灰，打洋灰座。监工的見他滿身是汗，油光光的，故意往他身上揚沙子，还呲着牙笑。姚長庚發个狠，一鉄鍬把那家伙砸到洋灰座里，兩鉄板洋灰打到里边去了。

姚大孀瞎了只眼，人很善良，就是嘴碎，爱罗嗦，对着猫狗也說話。有时小鷄闖到屋里，她会掄着笤帚說：“誰請你来啦？出去！出去！”家里活一收拾干淨，姚大孀时常帶着針線活坐到門口，对着左鄰右舍抱怨男人，抱怨閨女，說他爷倆怎么把她累坏了，实际是向人显弄她男人閨女好。

有一回姚大孀絮絮叨叨說：“你可說，叫我怎么好！昨下晚，她爹又熬到半夜才回家，飯也不正經吃，覺也不正經睡，日里夜里，家务事半点不問，身子長到段上去啦。……你沒見，旧年冬天，一黑夜刮大風下大雪，人家正睡着，他扒着窗戶眼一望，爬起来开開門走了，問他也不答应。后首才知道是怕鉄路上雪太厚，火車出事，深更半夜領人扫雪去了。……你瞧他那古板样子，我跟他过了半輩子，沒听他說过一句玩笑話。去年秋里有一天，可倒怪，一进門笑嘻嘻的，嘴都閉不死了。我心里奇怪：他在哪迎上喜神啦？不用問，人家說开啦：‘今兒是怎么回事，見了你，就像初娶媳妇那样，从心眼里往外高兴。’想不到他那天入了共产党。你看看，共产党一来，怎么人都像脱胎換骨似的，变了个样？”

鄰居一位嫂子听了說：“大孀，你也算有福。于今大叔是熬过头了，又有个好姑娘，能写会算的，过几天一办喜事，請等着抱外孙吧。”

姚大孀听人夸奖閨女，心都开了花，故意裝出厭煩样子，皺着眉說：“罢呀，有什么福好享？有个豆腐。不知哪輩子該下她的，折磨死人了。一个大閨女家，不說在家里学个針头綫腦的，天天跟她爹一样去上班，这也罢了，誰知又交上个朋友，鬧起自由来了。于今时兴这个嘛，咱老腦筋，看不慣也得看。这不是，眼看要出門子了，連針綫都拿不起来，还得我給她操劳着赶嫁妝，不对心事还挑眼，累死也不討好！”

姚長庚夫妇原本有兩個兒子，都沒了，贖下个女兒，拿着像眼珠子一样寶貝。姚志蘭今年十八岁了，長得細挑挑的，兩只眼睛水灵灵的，双眼皮，脖子后扎兩根小辮，好像一枝剛出水的荷花。就是有一宗，她媽罵她是書虫子。天天下班，总要从圖書館借回本書，趴在床上看，叫她吃飯也不动彈。看着看着，一个人会

嗤嗤笑起来，有时眼圈一红，又掉泪。

姚大孀生怕闺女看些邪魔歪道的小唱本，發急說：“哎哟，这孩子可瘋啦！你看的是些什么玩意？”

姚志蘭把書面一翻，是“刘胡蘭”。她看到刘胡蘭临刑那一場，又兴奋，又难受，心想：“人家刘胡蘭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人家能那样，我就不能那样么？人在世，不是为人嘛，怎么不能做点事？”从此处处拿刘胡蘭做榜样。

姚志蘭的爱人叫吴天宝，是在职工夜校認識的。兩人不像爱人，倒像竞赛的对手。一个是电话員，一个是火車司机；一个是青年团员，另一个也是团员。你的工作好，我想更好；你学习跑到头里，我也不甘心落后。兩人时常也笑笑鬧鬧的，拿着真話当玩話說。

姚志蘭会拿食指按着嘴唇，瞟着吴天宝說：“咱怎么敢跟人家比呢？人家是火車头，咱得向人家看齐。”

吴天宝就要眯着眼笑起来：“好，好，不用斗嘴，不服气咱就賽賽。”

姚大孀剛見吴天宝那天，有点不中意。你看他个头多矮，又黑，帽檐底下蓬着撮头髮，像只八哥。臉色倒鮮亮，喜眉笑眼的。可怎么那样頑皮，不是吹口哨，就是笑——有什么乐头？吴天宝人小，器量可大，看出姚大孀气色不善，也不介意，还是說呀笑的，到底把姚大孀引乐了。

姚志蘭松口气說：“媽，午飯吃什么？留他吃餃子好不好？”

吴天宝插嘴說：“包餃子我会擀皮，管保比脚末跟老皺皮还厚。”

姚大孀笑道：“罢呀，你是客，坐着喝水吧。”

姚志蘭嗤地笑了：“他那人，还閑得住？叫他劈棒子好啦。”

吳天寶說：“我又不是鹽店掌櫃的，誰當鹹（閑）人？”說着把藍制服一脫，掄到炕上，挽起袖子，蹲到灶火坑邊劈木头，一面劈一面打着口哨。

姚大孀調面，望着吳天寶尋思說：“這孩子，靈靈俏俏的，倒有意思。人也不藏假，就是那一汪子清水，一眼看到底。”心里有意，嘴里就問東問西，拿話套問吳天寶的身世根底。

吳天寶朝姚志蘭擠了擠眼，意思說：“你媽相女婿啦。”一面笑着說：“大孀，你問我的來歷麼？我這人有鼻子有眼，可不簡單。一下生就不纏娘，三歲離開爹爹，風吹雨打，不知怎麼就長大了。”

姚志蘭用手背掩着嘴笑道：“你就會瞎練貧，一句正經話沒有。”

吳天寶說：“這不是正經話是什麼？爹娘一死，我住的是黃連寺，吃的是曲麻菜，喝的是梔子水，三伏天，蚊子跳蚤都不叮我，嫌我的肉苦。”

姚志蘭翻了他一眼說：“你听听，這個貧嘴。明明是苦事，他當玩話說。你為什麼不知道愁呢？”

吳天寶說：“愁？過去受那些王八鬼子驚覆子氣，我恨都恨不過來呢，還愁。要愁早愁死了。於今天下變了，日子好了，我也想愁愁，可是愁什麼呢？你告訴告訴我吧，我也好學着點。”

姚大孀笑起來道：“這孩子，有你在旁邊，木头人也逗活了，誰還會愁？柴火劈的也夠了，你要不累，穿上衣裳，到街北頭小鋪打几兩香油來，咱好拌餡。”

吳天寶擲下斧子，拍打拍打手，抓起制服往身上一披，忽然叫道：“壞了，一件重要東西丟啦！”急的滿口袋亂摸。

姚志蘭問道：“什麼好寶貝？左不過是那個破口琴，整天嗚嗚

啦啦吹，討厭死了。”

吳天宝乱搖着头，也不答腔。姚志蘭看了看他，揷着嘴笑道：“媽，你看他穿的誰的衣裳？”

吳天宝低头一看，衣裳又長又大，原来穿錯了姚長庚的，連忙換回自己那件，伸手掏出只口琴，又掏出本日記，里边夾着張画片，五顏六色，挺好看的。

姚大孀一癩嘴說：“我当是什么重要东西呢。”

吳天宝把画片送到姚大孀眼前說：“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毛主席的像片啊。不亏了他，你还想吃餃子，喝西北風去吧。”

姚志蘭想拿过去細看一看，吓的吳天宝往后一閃說：“你一看，就沒我的了。”赶紧闔上本子，笑着藏到口袋里去。

从此吳天宝每逢跑車跑到这兒，必定到姚志蘭家里来。一来便挑水扫院子，事事上心。他为人手脚灵俏，眼精手快，一会忙乎完，就要一跳坐到桌子边上，悠蕩着兩只短腿，吹起口琴来。但他有点怕姚長庚。有时正吹着，只要姚長庚在門口一咳嗽，他舌头一伸，出溜地溜下来，也不大敢鬧了。

姚志蘭曾經笑着問道：“我爹也不打人，不罵人，也不鬧脾气，你怎么見了他就拘拘束束的，舌头好像短了半截子？”

吳天宝搔搔后腦瓜子笑道：“你那爹呀，可是俗話說的，鉄板釘鋼釘，硬到家啦。誰有点錯处，拿起来就說，一点不留情。”

姚大孀說：“理他呢。他就是那么个脾性，一不高兴，挂着脸，整天不說話，待人心眼可实落。晌午沒吃干粮，不餓啊？做点点心你們吃吧。”

姚志蘭皺着眉头笑道：“你看你，媽！人家剛吃飯，又問吃不吃东西，一天不定問几遍，要把人家撐死不成？”

姚大孀生气說：“問問又不好！不在我眼前也罢了，在我眼

前，可不能讓你們餓着。”

說實在話，姚大孀一天到晚，心里就是惦着閨女。閨女的親事，她比誰都急。吳天寶那孩子沒爹沒娘，處處又對她的意，將來閨女過了門，還不是住在一塊？這一點最對她的心事。於是緊張羅着替他倆訂了親，又對吳天寶說：“我姑娘也快二十了，還能老養着？結了婚，我閨女也有個奔頭。”

姚志蘭不願意，姚大孀背地數落女兒說：“我們做姑娘時，只盼嫁個好女婿，有個靠頭。你可倒好，心一飛飛到天上，淨想些什麼？”

架不住姚大孀天天羅嗦，到底把女兒女婿說活心了，便擇定十一月七號結婚。那天是蘇聯十月革命節，吳天寶的包車組正往十五萬安全公里跑，那時候也該完成紀錄了。

姚大孀扳着指頭一算，贖不到兩個月，便忙的昏天黑地，替閨女辦嫁妝。割布，買縲子，縫衣裳，做被窩，又怕女兒不中意花色，樣樣逼着女兒親自過目。姚長庚段上事忙，天天戴着星星才回家，老婆也要連湯帶水，羅里羅咯，一樣一樣告訴他，還要抱怨說：“我一個瞎婆子，心里又沒數，你當爹爹的，也不管管，光靠自己怎麼行？”

姚長庚麻搭着眼皮，也不响，說多了，拿起腿走出去，自言自語說：“就是嘴碎！”

老婆一氣，對着姚長庚的後影說：“你往哪去？閨女也不光是我的閨女，丟臉丟你的臉！你不管，我也不管！”說着盤起腿，拿起剪子，嘟嘟囔囔又裁嫁衣去了。

第二段

节气交了立冬，鴨綠江上見了霜。喜事一天一天逼到跟前，姚大孀更忙了，天天活像个陀螺，滴溜滴溜乱轉。討厭的是死美国鬼子，簡直存心搗乱。姚大孀时常覺得耳朵一鼓一鼓的，有点震动。黑夜朝江南岸一望，天边影影綽綽透出片紅光，都說是炮火，看样子，敌人是逼到中国大門口了。鴨綠江上空三日兩头出現美国飞机，打着盤旋，飞的賊低，好不好就扫上一梭子，丢下一串炸彈。

人們清清楚楚看出局势的严重。說不定今天明天，他們辛辛苦苦建設的工厂、学校、住宅、商店会落上炸彈，炸成灰燼；他們家庭骨肉的生命财产会受到危害，葬送到敌人血淋淋的魔手里去。炮火逼到中国大門口，也逼到每人家門口。工人、学生、商人，只得忍着痛，离开他們一手經營的城市。城市空了。原先最熱鬧的街道，兩边商店都关了門，半天不見一个人。一到天黑，全市漆黑一片，再不見往日的繁华灯火了。

姚大孀有点發慌，更急着嫁出閨女去。早一天嫁出去，早一天省心。姚長庚的行事越發叫姚大孀不趁心。这些日子是什么鬼纏住男人，夜夜要熬到黑灯下火才回来。有时干脆在外头隔宿，害得姚大孀等一夜門子。第二天見了面，姚大孀本想吵几句，一見男人的臉色黑沉沉的，好像老陰天，便背着臉悄悄咕嚕說：“誰惹你啦！”

姚長庚滿肚子心事，憋的透不出气来。風声这样紧，他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沒一件不叫人气憤，时刻像揪心一样想：“难道說我們就这样任憑人搓弄么？”

細想起來，他半輩子里不是風，就是雨，不是血，就是淚，才過了幾天好日子。這幾年，好不容易抬起頭，他起早爬晚，操心受累，從來沒鬆勁。他明白，每一鍬土，每一把力氣，不為別的，都是為建設勞動人民的好生活。生活才開頭，誰能坐着讓人毀壞自己的建設呢？

姚長庚段上頂要緊的是鴨綠江橋。他得好好看守着橋，特意挑選了批人，在橋上臨時編了個黨的小組，日夜巡邏，自己也一天去幾趟，親自掌握。這時可巧接到分局工會的號召，要大伙編土籃子，編大筐子，好送到朝鮮，援助朝鮮鐵路工人搶修綫路。這就更對他的心思。他親自帶人上山割荊條子，黑夜空閑，領着頭編筐子。他那兩隻大手看起來又粗又硬，手背的青筋暴起多高，十根指頭却像綉花針一樣靈巧，編的又快又好。工人們圍着他坐了一屋，都跟他學。姚長庚的興致變得特別高，一面編，一面麻搭着眼皮，給大伙講些早先年關東山挖參、打熊瞎子的故事。

姚長庚在段上天天這樣，從來沒給老婆透過一句話。告訴老婆做什麼？男子漢要像個男子漢，老婆算什麼，還能綁到老婆的褲腰帶上！

對女兒就不一樣了。姚長庚愛女兒，有東西分給女兒吃，一天不定望女兒幾眼。可是從小到大，他沒摸過女兒的頭，沒對女兒說過一句體貼話。姚大孀有時恨的咕嚕說：“這個人，心是石頭做的，沒點情義！”其實姚長庚的心有血有肉，只是不願意掏給人看。一個男人家，做什麼婆婆媽媽的，做出些溫情蜜意，也不怕難為情？他把他的歡喜，他的痛苦，都藏到心里去，從來不露。

女兒近幾天的神情挺不對頭。這丫頭是怎么回事，懶懶散散的，動不動發煩？書也看不下去，常常孤零零地坐在一邊，擎着書出神。有時拿眼望她爹她媽，像是有話要說，姚長庚一瞅她，她又

低下头，假装看书。

姚大孀三番兩次問女兒道：“你觉着怎么样？是不是不自在？怎么飯吃的也不香？”一面伸手去摸女兒的头。

姚志蘭一甩腦袋，怪不耐煩說：“誰不自在？人家不想吃，还能强咽？”惹的她媽嘮叨半天。

这天早晨，姚大孀像往常一样，怕耽誤他們父女上班，天不亮爬起来，点着灯做飯。飯做好，扫扫地，摘下窗帘望望天。天挺晴朗，滿地草都黃了，草梢上沾着層霜花，冬天来了。

姚大孀自言自語叨念說：“还贖三天了。再住三天，喜事一办，我才不瞎操心呢。”

姚長庚吃了飯往段上去，走到半路，看見道岔子上停着列車，車旁边蹲着許多战士，十几个人圍一圈，狼吞虎咽吃早飯。这些战士可怪，穿的都是衲成長格子的偏襟棉軍裝，沒有紅五星帽花，也沒胸章，压根不是我們解放軍。姚長庚犯疑，放慢脚步，留心听他們談些什么。

一个战士結实的像小炮彈，盛了滿滿一碗飯，亮着大嗓門說：“可着肚子吃呀。这还是今年新打的高粱米呢，你聞聞多香！”

另一个厚嘴唇的战士慢慢說：“晚走几天，咱們种的谷子也就收了。这一年習文練武，忙里偷閑种了十几頃地，眼看谷子熟透了，誰知老美不讓咱收，撇下滿地的庄稼，可不可惜！”

小炮彈咯咯笑起来：“說你农民意識，多想不开。庄稼熟了，終归有人收、有人吃就行了，你操那个心干什么？古語說：前人种树，后人歇凉，咱們是專管开荒下种的。”

正談着庄稼，不知怎么，話头轉到各地出產上。一引开头，战士们七嘴八舌的，誰都認為他家乡出產的东西最好。这个夸口說河北大平原的小麦像海浪，一眼望不見边；那个贊美江南的青山

綠水，吃不尽的稻米魚蝦；第三个又談起山西煤那个多呀，刨开地面就是，永远不愁燒的。四川人摆龙门陣摆出“揚子江心水，蒙山頂上茶”，东北的战士便拿出树林子一样的大工厂了。……

姚長庚素来心細，从話口里，已經明白几分，眼看着那一群一群結实朴素的小伙子，說不出的喜欢，肚子里想：“这些人啊！……”再也找不出一句恰当話。当时他还不知道这就是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化身，这就是我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願軍。

有人从背后赶上来，拍拍他的脊梁，跟他打招呼。姚長庚回头一看是局里的秘書，叫金桥，原是朝鮮人，早年来到延吉，落了戶，入了中国籍。可怎么他也穿着那种怪軍裝，跟那些战士一样。

金桥笑道：“你不認識我么，看什么？我参加志願軍了。”

姚長庚問：“什么志願軍？”

金桥說：“援朝大队呀。我們鉄路工人組織志願軍了，要过江去。隊長兼政委就是武局長——武震同志。你也不报名去？”

姚長庚可是头一遭听見，笑了笑，也沒多說，和金桥分了手，走不多远站住脚，望着地皮出了会神。

这晚上，他回家回的早。一連多少天熬夜缺觉，筐子編完，想早点歇歇。一进屋，只見老婆不知为什么正罵女兒。姚志蘭伏在桌上，嘴巴擱在手背上，眼泪汪汪的，鼓着腮帮子跟她媽嘔气。

姚大嬸一見姚長庚，好像得了救，尖着嗓子說：“你管管你的宝贝閨女吧，气死人了！我从小擦屎抹尿，喂湯喂奶，好不容易把她养大，不說好好孝順我，專会兴風作浪，惹事生非，把我往泥窩里踹！我哪輩子造了孽，你給我丢人現眼，打嘴現世的，叫我有什麼險見人！”

姚長庚心里一跳，也不明白原委。老婆又嚷道：“都是素日你爹把你慣的，越慣越不像样！衣裳嫁妝都預备齐全，眼看要办喜